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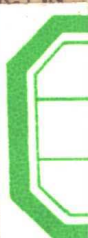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六)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六)

吳曾祺編

國立學基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冊目錄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重農買粟奏	晁錯	一
請入粟郡縣奏	晁錯	三
請募民實塞奏	晁錯	三
限民名田奏	董仲舒	四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五
屯田奏二	趙充國	五
屯田奏三	趙充國	六
劾匡衡張譚奏	王尊	七
復上星字等奏	劉向	八
治河奏	賈讓	九
辭定策遷官奏	富弼	一一

議

議廢封建 李斯……………一二

議刻金石 李斯……………一二

諫伐鮮卑議 蔡邕……………一三

肉刑議 孔融……………一四

止庾亮北伐議 蔡謨……………一五

明堂議 魏徵……………一六

城原州議 元載……………一七

禘祫議 韓愈……………一七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一九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二〇

救災議 曾鞏……………二〇

駁議

駁入穀贖罪議 蕭望之……………二四

駁復讐議 柳宗元……………二四

諡議

賈充諡議 秦秀 二五

何曾諡議 秦秀 二六

何忠肅公諡議 虞集 二六

陳文靖公諡議 虞集 二七

冊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諡冊文 蘇頌 二八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二九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三〇

疏上一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三二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三三

陳政事疏 賈誼 三四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四三

訟甘陳疏 耿育 四四

訟馮奉世疏 杜欽 四五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劉向 四六

諫起昌陵疏	劉向	四七
定禮樂疏	劉向	四九
上時政疏	桓譚	四九
復上時政疏	桓譚	五一
上順帝陳吏事疏	左雄	五一
陳事疏	李固	五三
上平吳疏	羊祜	五三
陳九品八損疏	劉毅	五四
論治疏	魏徵	五七
論時政疏二	卽十思疏 魏徵	六二
論時政疏三	魏徵	六三
論十漸不克終疏	魏徵	六五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六八

卷十二

奏議類

疏上二

論百官論事疏	顏真卿	六九
請乘輿還京師疏	郭子儀	七〇
條奏貢舉疏	楊綰	七二
論治亂之略疏	陸贄	七三
論納諫疏	陸贄	七四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疏	護度	七六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七六
移滄洲過闕上殿疏	曾鞏	七八
請定儲貳疏	司馬光	八一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司馬光	八二
上時政疏	王安石	八四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	八五
論恢復疏	岳飛	八七
上寧宗疏	朱熹	八七
上治道疏	許衡	八九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九一

擒獲宸濠捷音疏	王守仁	九二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九七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建	一〇六
論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一一二
蠟丸疏	李光地	一一三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一一三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一一六
征邪教疏	洪亮吉	一一七
統籌新疆全局疏	左宗棠	一一九
疏下一		
至言	賈山	一二一
上諭劾王戎疏	傅咸	一二五
上蜀川軍事	陳子昂	一二六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陳子昂	一二六
上軍國機要事	陳子昂	一二七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一三〇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冊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重農貴粟奏 竊 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口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請入粟郡縣奏量錯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請募民實塞奏量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隍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隍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限民名田奏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上屯田奏一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橐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雖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劾匡衡張譚奏王尊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敎。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復上星孛等奏劉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